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七

明 田汝成 撰

賢達高風

張詠濮州鄆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剛方  
自任以嚴猛為治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婦  
翁臨終此子三歲故託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  
以十之三付子餘分與壻詠以酒酹地曰而翁智人

也以子幼故託汝儻以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  
命以七分給子三分給壻皆服其斷拜泣而去四年  
州民詣闕獻土星圖一銀百兩乞留知州詔仍還其  
銀而獎諭詠竟以代還

李及字知幾乾興元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杭州於時內  
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使過杭及待之薄僚  
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  
待雖不期福獨不畏為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

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閒郡自處乃  
居杭繁劇地僚佐走語之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閒  
郡自逸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  
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善惡杭俗  
輕靡不事遊宴一日微雪遽出郊衆謂命賓朋為高  
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市物滿去  
惟白樂天集一部既而悔曰惟此愧心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大學士



知杭州細民間扑寬大多駢聚為盜扑捕獲其情重  
者黥配他州法禁嚴肅盜遂遁去境內以清嘗題郡  
中清風閣詩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  
潮音隱隱海門至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裯僂夢  
覺曉窻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過嚴陵舊  
釣臺蓋公琴鶴之操所在如一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秦  
檜當國世忠以和議不合懇疏解樞柄逍遙家居常

頂一字巾跨驢周遊湖山纔以童史四五人自隨混  
跡漁樵號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為韓王湖上騎驢  
圖元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人荊棘  
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沿邊撤備無  
人守蟣蝨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只童騎餐來斗米  
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瘢宮中孰  
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  
猶能為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

萬里為王孫亦顏題韓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  
淵戰臨平鼓起金山麾伏兵既不畫此背嵬軍陣形  
國容貂蟬佩葱珩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畫此生面  
真儀刑昔王不肯專樞庭清涼居士以自名散遣萬  
騎還屯營獨控長耳遊林垞林間坐石樵叟爭不無  
醉尉呵夜行孰識朱門抗旄旌王孫妙手萬事輕欲  
蹈箕顓遺浮榮龔侯淡墨勝丹青作此灞橋風雪征  
龍變不測人中英諦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

評不可長劍即短檠得時用世身名亨否哉履道幽  
人貞亦顏用意何崢嶸大司馬侃孫淵明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時乘  
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  
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  
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  
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  
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

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  
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  
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鬚鬢蒼蒼骨髓乾不  
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  
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生趣  
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  
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

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  
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  
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  
乎飛至孝及為大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  
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  
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  
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高宗戒

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  
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  
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  
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中子雲嘗習注坡馬躓  
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  
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  
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

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置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為策應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親將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士備策應此男



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哀祈吐實謂此非某所為夫人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儂銜命道荆襄過南鄧飛止之曰金人無信君宜少駐士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翼然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

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親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士儻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士儻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士儻身為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為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墳詩集無慮千首絕唱者亦少擇其佳者已收前志矣趙子昂有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

韻難和徐孟岳和飲馬徒聞腥鞞洛洗兵無復望條  
支高則誠和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  
閱壁間有和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亦  
頗奇穩鳳皇山故宮詩楊廉夫倡堯字蓋元建佛寺  
西僧皆戴紅兜也瞿士衡和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  
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几雕簷靜行酒青衣罽帳愁  
卷土自應從亶父滔天誰復放驩兜臺空老樹寒鴉  
集落日滄波江上秋廉夫深喜之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已延次師皋亭山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穀祀飛祠曰天不佑宋社稷為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降元有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作詩云二男併一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酣醉乃率子女入經德齋登梯雲樓

積諸房書冊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不醉聞火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鑪父子儼坐如塑驚報諸僕壞壁撲滅之鑪不得死與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為具棺殮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於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謚正節先生皇明正德間御史高嶺叅政梁材請於朝為建

祠賜號忠節

樊執敬字時中鄆州人至正十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徽饒寇自昱嶺犯杭執敬上馬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賊來愈盛填咽街巷且縱火官兵皆潰賊呼執敬使降執敬叱之曰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奮力斫賊中槍而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嘗作觀潮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

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  
之志可見矣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元時為江浙行省都事時方國珍  
亂海上省議主招撫伯溫主攻討國珍行賂於朝卒  
從省議逮伯溫於法僑寓杭城蓋至正癸巳歲也作  
詩云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嚶鳴亦和悅我何獨  
懷憂鯨鯢未殖醢豺狼滿山丘鳳凰竄荆棘烏鳶自  
相求浮雲蔽蒼穹天路阻且修風沙日暮起鍛羽安

所投悲來怛中懷涕泣縱橫流江城陰氣凝積雨春  
淒涼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場新廬各有主店舍亦  
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裝回首嬉遊地慘淡寒  
烟黃悵焉念所思惻隱心中傷徘徊西湖上愴悵有  
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下沾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  
可追狼曠信君子李陵非男兒鍛鐵當用椎析薪當  
用斧拔蓼而植荼去辛還得苦峨峨九陽門衛以豹  
與虎微微螻蟻忱鬱鬱不得吐



劉伯溫元末亡命吳中一日與客飲西湖會有異雲起  
西北光映湖中魯道原字文公諒以為慶雲也將分  
韻賦詩伯溫候望良久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十  
年後有真主出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座客大駭  
以為狂且曰是累我族滅我悉逃去公獨呼門人沈  
與京置酒亭上放歌狂醉而罷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於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  
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

年景漁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  
於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  
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  
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  
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  
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  
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  
碧海瑯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英

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  
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  
舊遊跡吾知王子竒崖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  
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  
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  
其時景瀛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迂邂逅於  
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  
景瀛公精舍也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厚直聲稱藉甚  
為兵部尚書方賓所譖下錦衣獄以寃死仁廟每悼  
惜之新在浙異政甚多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  
傘也乙曰我傘也所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  
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  
利耶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  
其罪其發奸摘伏類如此激勵僚屬貪競愧沮時有  
葉宗行者雲間人知錢塘有廉操新特重之比卒新

為丈手書以祭之蓋將以風部吏也新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之人在廣東藩臬者會葬云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心蓋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為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為忠臣妾豈不能為義婦乎

唯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某  
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珥與此婢投匿僉事  
衙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  
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  
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於本司之東私謚  
曰忠節云

許亨永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政  
庶簡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女亦

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事展珠  
鈴庭樹沉沉晝掩簾門外日高閒劍戟海濱風靜集  
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髻添忽報前營  
將星墜哭聲終夜起問閭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  
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為文有法度士林服之  
召入纂修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為省臣撰上賀表其  
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太祖覽

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蓋以生者僧也光則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敬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太祖因自為文傳布天下一變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軒輓河南鹿邑人正統間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暇公庭肅然廨無僕妾妻執井爨嘗行下郡至儀門會僚屬檢閱衣橐歸亦如之所至山岳皆搖貪吏望風潛遁



着一青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蔬食或日  
啖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出俸米市肉一  
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舊會晤止供一飯或烹一  
雞則人駭之以為盛饌不易得也自聞親喪即日就  
道僚屬有未知者後陞都御史總理糧儲清聲愈勵  
僚友設宴或有看卓即拒不受第以廉自矜或乘酒  
詈人士林以此少之

陳復福建懷安縣人正統四年為杭州知府公正廉明

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保留之起復再任竟卒於官  
貧無以為斂按察使鹿邑軒輓倡賻之民爭來助其  
子盡却之曰不忍黷貨以死其親也時布政使則德  
興孫原貞仁和知縣鳳翔許璞而軒輓為監司之長  
皆一時之選璞不久亦卒於官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為嘉興知府廉聲播遠近十  
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間之皆翹首以湏其來繼宗  
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直之聲震動兩

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  
宗泣任各斂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  
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  
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聞親喪方坐  
廳理事計文忽至即大哭解印步出驛亭老僕挑兩  
箬籠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母  
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懽呼載道迎  
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事廉勁  
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鱗魚種種  
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  
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非才  
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  
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  
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王伯安守仁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

夜逆發至錢唐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靈鷲高林  
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  
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  
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頃之王師遣人追宸  
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作詩云老屋深松覆  
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裏窻前  
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  
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又云常苦人間不盡愁

每拚除是入山休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  
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  
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又醉中漫書詩十年塵海勞  
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  
賀公情白鳬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  
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西湖遊覽志餘卷七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遊覽志餘卷八至十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八

明 田汝成 撰

賢達高風

許由潁川陽城人當唐虞時隱武林山稽留峰者即其遺蹟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伯夷傳序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才累遷  
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吳平頻召不起  
卒詔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與咸杲  
並以文學知名杲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七千餘卷  
遠近來讀者常百餘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幼亦知  
名

褚陶錢唐人少不好弄聰慧清閒淡默以墳典自娛年  
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張華謂陸機曰君

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  
不意復見褚生仕晉官至中尉

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往剡居瀑布  
山三十餘年隔絕交往齊時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  
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  
丘珍孫欲屈見之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自  
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  
三馬却粒餐霞之士不宜久羈俟其返策暫紆清塵

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索然為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固要其來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君欲見之敬當申譬珍孫竟莫能致也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

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表  
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和敏達博  
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窮巖採芝幽澗麻衣藿食者  
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  
登朝則崑谷含懽薜蘿起忤不報後以員外散騎侍  
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述曾字子元錢唐人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  
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高帝引述曾為文惠太子竟

陵文宣王師友謬多諫爭號為周舍沈約亦以述  
曾方汲黯為永嘉太守有惠政去任之日郡送故舊  
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持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  
而已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靈  
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  
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  
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

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  
見人盜其菰元琰遽退毋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  
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  
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  
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褚亮錢唐人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  
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為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  
日見親倚封陽翟縣侯老於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

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卿已老  
俛仰歲月我勞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  
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卒贈太常卿陪塋昭陵初太  
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命  
閻立本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  
瀛洲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博涉文史工隸楷貞觀中累遷  
起居郎侍書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及



見遂良大奇之帝方購義獻故帖莫辨真偽遂良獨  
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孛遂良諫曰此  
必天意有未合者帝悟而止遷起居注帝欲觀史遂  
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否對  
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  
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  
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  
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

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  
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  
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  
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  
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  
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  
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  
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

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拜  
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  
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  
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  
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  
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  
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

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  
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  
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  
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  
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  
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

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徐復字希顏本莆田人久客吳中因家杭州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律呂微妙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日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

德問四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一守中官兵宜內不宜  
外帝善其言欲官之固辭留值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  
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刻志學問放浪江淮歸隱西湖  
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  
逋善行草為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  
市杭守王隨每與倡和李及薛映時往清談蓄二鶴  
曉縱之雲霄暮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湖諸僧寺客

至童子放鶴為候逋棹舟歸卒塋舍傍初逋客臨江  
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  
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為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  
塋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

林和靖梅花詩古今絕唱然人但知疎影暗香之妙而  
不知他作亦更清逸也其詩云吟懷長恨負芳時為  
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

味解將聲調角中吹小園烟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  
麝臍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畫工空向  
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鸝與蝴蝶祇知春  
色在桃溪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  
其詩云道著權名便絕交一峰春翠濕衡茅莊生已  
慣鴟鳶嚇揚子休譏蜉蝣嘲滴滴藥泉來石竇霏霏  
茶靄出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閒工子細抄閒



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為相雖無謂  
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  
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夕陽其玩世之態  
可想見矣

和靖祠堂舊在孤山故廬後徙蘇堤三賢祠中此蓋因  
子瞻詩語為之也詩云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  
飲山渌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  
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會夢見瞳子

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  
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  
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  
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  
僊王一盞寒泉薦秋菊此詩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  
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  
其後朱淑真有弔林和靖詩云每逢清景夜歸時月  
白風清易得詩不識酌泉拈菊意一庭寒翠藹空祠

蓋亦祖述東坡之遺意也今孤山四賢堂以和靖參  
配郡守恐於儀度不倫不若奉徐奭丁翰徐復三隱  
士以配和靖而鄴侯樂天子瞻自為一祠庶隱顯各  
得耳

葉曙字杲卿錢唐人生而穎拔三試開府率高等用嘗  
試御前恩授桂州司法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桂有  
吳謚為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至桂而  
妻又死杲卿哀其無歸娶為二子婦焉家故饒財諸

弟盡用之而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繇吾祿  
不足以聚親族耳汝曹何咎師事林逋逋篇翰為當  
時二絕杲卿盡得其妙天禧末錢唐有巨石浮于江  
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  
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僊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  
始知樵子為奇書也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少博經史下逮百氏宋咸  
淳中監重慶府酒稅至元初以知者薦入翰林修撰

出為揚州教授遷建康錄事台州寧海簿所至輒有  
異政以疾辭歸寓武林城中長孺為人光朗宏偉明  
于心學慨然以孟軻自許其文章有金春玉撞之音  
海內購求無虛日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  
風丕變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潤筆請作  
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近官作墓銘耶是日汲  
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汲仲卻愈  
堅惟平生不苟取于人故寧凍餒有所不顧汲仲送

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  
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祕藏中休糧方也年七十五  
一夕正衣冠危坐而逝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洪武  
初祀于杭學鄉賢祠楊仲弘贈汲仲詩云先生惟達  
道久矣樂山林致聘無雙璧為生過十金身閒雲出  
岫髮短雪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謝翺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徙浦城侗儻有大節刻厲憤  
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托興

遠遊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翔悲不能禁嚴  
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  
主跪酌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  
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  
獨好佳山水遇即恣遊倦輒訪隱流方鳳吳思齊輩  
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上前代遺老咸詫見  
翔晚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  
無樹著凌霄野猿引子移來往覆盡花間翡翠巢隔

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  
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為守閨落花臺殿黯銷  
魂朝元閣下歸來鶯不見前頭鸚鵡言紫冥樓閣燕  
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  
挂袈裟明年乙未沒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慎收  
吾骨與韶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塋  
之子陵臺南初翱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  
復為作許劔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翱月泉書院



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博覽墳典工篆隸諳音律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一樓坐學童樓下遣高弟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輒止其登使登乃登與客笑談樓上而樓下羣童肅如也元時廉訪使徐琰聞衍名訪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琰笑而去明日竟不謝人咸重之稱為貞白先生而不名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飢女嘗事人後夫知在子行所訟之因逮

妾父母父母至客子行家又以偽楮事覺因言舍主  
人子行固弗知也邏卒捽子行南出數百步錄事張  
景亮識之叱邏卒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  
還子行大慚明日持玄絲緇笠詣仇仁近別值晨出  
因留一詩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于  
此矣明日有得遺稿于橋上者衛大隱以六壬筮之  
為亥子丑順流之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  
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子行學哭之甚哀塋其遺文于

后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也乞銘於胡汲仲  
為之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凌雲翰悼之詩云  
布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遽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  
陽氷書瘦硬方朔語詆諧墓碣名貞白臨文每愴懷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為吏即知守廉一錢不取  
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官陽武侯薛  
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以廉能  
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華靡信裁剗無留事

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餞贐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氈又却吳民餽贐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鐘每奏對上為傾聽都御史顧佐最嚴峻臺中少當意者獨禮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上

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成辭嚴義正聽者改容自是上屬意用謙矣五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興利除害動中土俗二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機疎遇事又敢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進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入朝率網載香帕磨菇以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云手帕磨菇與線香不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

得閭閻話短長其律已如此正統間與戶部王尚書  
議事有隙遂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  
倖用事嘗以他事銜謙迺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  
詔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聞之  
赴闕請留者千人迺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  
八年父彥昭卒乞終制不許尋復召為兵部右侍郎  
十四年七月北敵額森寇獨石王振請上親征敗績  
於土木車駕北狩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

謙獨任部事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于是廷臣論王振罪請族夷之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而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勸廷臣稍退廷臣大憤給事中王竑摔順首與廷臣撲殺之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內使哭聲震闕無復朝儀諸大臣有驚避者王亦疑懼欲起還宮謙上陛扶止之且曰廷中無譁勸王出二內使廷斃之復言羣情洶洶皆忠憤所激非殿下宣諭不止王乃諭廷臣曰王振罪當赤族俟啟太后行

誅未晚馬順罪當死殺之勿論于是廷中稍寧比退  
朝過午刻矣謙袍袂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尚書王直  
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  
焉用之太后知謙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頃之郕王  
即位尊上為太上皇帝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諸司  
束手取進止謙隨事條剌慮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  
武備漸飭人心稍安是年十月額森闌入紫荆關烽  
候甚急侍講徐有貞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



朝臣有挈家南奔者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託于此去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謙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場糧草甚富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言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敵在目前若必待報而行適以資敵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言欲閉九門以避敵鋒謙曰不可如亨言譬之室鼠是自斃也乃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鏜營于城西謙

親督諸軍而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城守以示必死頃之額森突至我軍堅不為動時上皇亦在敵營我軍不敢漫加一矢敵亦覘我嚴整不敢輕軼中官喜寧胡種也土木之難降于額森因為鄉導噉額森邀大臣議和迎駕且索金帛鉅萬計謙一無所許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額森計沮須臾以墨幟麾三千騎繞東城云攻南門亨欲撤兵往備謙曰無庸此必趨通州也已而果趨通州索糧無

得遂縱遊騎四掠畿甸畿甸咸清野乘城守約無敢  
浪戰者敵計益沮對壘七日復以上皇宵遯遲明謙  
諜知上皇已遠乃令諸軍舉砲擊敵殿營敵亦旋以  
輕騎躡我死傷略當京師解嚴論功加謙少保石亨  
進侯爵餘陞賞有差謙固辭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景  
泰元年額森數以送駕為名沿邊騷掠既知中國有  
備難與爭衡雖奉留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

君布哈有隙恐中國乘之乃遣使入貢言願送大駕還京尚書王直即率羣臣為上駟言之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為之今將置朕何地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遣使答禮少紓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儀注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誰謂來耶敵人不索土地即索金帛耳誰謂來耶謙曰不然防變方略謙當任之來與不來于儀注固無妨

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實往見額森額森大喜遂奉上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日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謙益修安內攘外之計初額森犯京時石亨以功非已出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推謙功請官一子上許之以其子冕為府軍前衛副千戶謙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為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深銜之亨嘗以指揮郭亨杜山賣放民兵受賄不舉為謙查白劾曰亨殺下售法罔上

孤恩無人臣禮上乃切責亨而郭亨等皆下獄亨愈益媿恚學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遷為謙斥阻尋復求為祭酒上薄其人不允疑為謙所毀亦深銜之遂與亨等比周側目事謙謙自知柄用日久恐履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忌功者亦間為上言宜少裁抑謙上灼知謙忠潔無他腸倚毗益切太監興安亦謂廷臣曰近日諸君第媒孽于公何不為朝廷惜也且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國如

于公者誰歟言者媿塞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  
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  
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  
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而  
已謙素苦疾喘一日大作上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  
云竹瀝可愈安為上言且述謙自奉儉約上親幸萬  
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用悉給自尚方云七  
年正月上不豫謙與廷臣請復憲皇帝東宮疏入不

報約翌日面陳泣請時廷議刺刺各抱擇君之奸而大學士王文及太監王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遂駕言于亨曰文誠之謀咸少保主之其事若成吾屬無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輓張軌夜奪南內奉迎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即日械謙等下獄給事中王鎮等承亨風旨為之廷劾言臣等與謙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為之廷鞠大肆拷掠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將



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謀雖未成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辯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服奏上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謙等俱就刑東市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今一厓秀才反耶是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為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鰾吉祥麾下達官多爾者枕謙尸而哭

之酌以壺漿吉祥撻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  
陳遠收其尸瘞之亨為上言籍沒謙家自上賜物外  
無他儲妻子安置口外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賂  
敗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大內廡下召亨等入視  
變色曰景泰間于謙任久且專歿無餘物何汝言未  
幾得賄無算耶亨俛首久之越數日上擊毬內苑恭  
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侍石亨張輓張軌自外來  
上遙見亨等連以毬杖戳地曰好個于謙如此者數

聲亨等皆流汗浹背朱永出語人曰觀今日上意石  
總兵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羣臣廷議未  
定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憂上為之默然初謙  
遇害太后驚悼謂上曰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  
上益悟其寃二年徐有貞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吉  
祥等謀反伏誅八年憲皇帝即位詔釋謙家屬戍邊  
者家產悉還之遣行人馬睺祭謙墓曰當國家之多  
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嫉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誦者莫不稱快云  
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謙有杜稷功可贈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堂所曰旌功有司春秋  
致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訴少保巡撫時功德願  
立祠如杭祠不報乃歸即公舊廨祀公伏臘忌歲咸  
致奠也謙子冕仕至應天府尹子孫世襲副千戶

予外王父潘翁嘗以掾史給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間  
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凜

凜闕國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  
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聆於斯言亦良  
苦矣又云少保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  
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軌任禮楊洪毛忠顧  
興祖皆頡頏僚案一不稱旨即請勅切責或曰明正  
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叅政至都御史守貴州一為李  
匡所糾即請罷斥雖景皇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噬  
者衆矣又云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

屬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被逮又云少保公之既殺也其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少保公于火光中隱隱閃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出海關復夢少保公曰吾已見形

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又云少保公家屬自戍所宥還也養子康將以公柩歸塋徙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永天順初亦以奸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所噫事亦奇矣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閔之猶得廟貌人間哉

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剝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厨

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梁亦知  
厚祿慙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澁行囊君莫笑獨  
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吾廬別有春  
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熟雕盤留睡鴨  
燈輝青瑣散棲鴉風穿疎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  
遲岼幘耻為寒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  
其經略閎典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  
清癯醉來掃地卧花影閒處倚牕看藥方渭水西風



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閒雅恬淡之  
思其他忠直之氣獎與古今如詠蘇武則曰富貴儻  
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  
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  
將治世安民策散作裁冰剪雪詞喜高僉憲病起則  
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甕黃齏足養廉此皆直寫胸  
襟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黑面峴顏電眸獅鼻見者咤之

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巡按御史檄計偕銀百兩世  
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盈取竟却其半  
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廉明有聞一日患劇疾召醫  
視之曰還有神光世寧力疾賦詩有萬死神光還自  
在再生事業敢能為之句世寧雖執法然持論常正  
大時有鄭分巡者勇於革弊州縣官被訟者皆得罪  
去世寧曰某知明公為民禁貪之心甚切然亦須使  
民畏官今官皆畏民恐非治體也聞者韙之陞南京

刑部郎中廣西太平知府以憂歸服闋赴選至滄州  
值流賊入城避之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  
曰有有薪乎曰苦無薪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即見知  
州張琦勸其急修城守琦曰馬總制惡修城世寧曰  
總制失職耳縱賊入城則殃民誤國琦從之世寧苦  
乏兵器適浙江有部軍器舟至世寧曰天幸也請州  
納之次日賊至攻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  
授以甲仗軍容甚盛賊見氣阻適肇慶指揮聶璵寓

城中率其徒持弓弩從埤垸射賊無不死者賊乃退  
改除寶慶府陞江西副使值王浩八凌十一等為亂  
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叅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  
處無之僕以為既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  
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  
如上下異議招之既定則又欲誣罪以殺之殺之不  
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何時已耶蓋軍務賊情  
人本難測故千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

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為少少以為多司軍務者功以  
為罪罪以為功聽人言者真以為偽偽以為真昏昏  
焚焚莫之能辨士夫稍懷廉耻者則又以矜已抑人  
為愧而終身受罪莫之能辨其亦可慨也已時寧庶  
人反形已著人莫敢言世寧憤激上疏言南昌府城  
延燒萬室基地所便悉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  
三司官多受鈐束問刑吏舉奉成案近者買辦行於  
外府騷擾偏於窮鄉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

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寧王自  
因劉瑾得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  
乞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大臣兼提督巡撫假以重  
權得便宜行事久困窮民宜妙選循良曲加安集更  
乞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率由祖訓止治其  
國內官僚而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戒下人恪  
守禁例申勅鎮巡以下凡遇王府委事必須奏准方  
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庶人聞之大怒行賂於朝

而誣奏妄言離間掌院石玠者竟掇世寧疏中語以  
為自非聖朝素崇親睦寧王世守忠貞寧不遂致離  
間王奏甚有不安於心者實由世寧激之不為無罪  
乞差官勘究上令巡按御史逮世寧來京鞫之初世  
寧既上疏得報擢福建按察使乃去任抵家庶人使  
健卒百數人分道篡世寧不得乃奏聞風遁回激上  
怒命官校逮世寧庶人既得旨益令健卒至浙必繫  
世寧江西困辱以俟官校世寧曰吾至江西死且不

白乃間道歸命京師下詔獄囚繫一年廷臣申救謫  
戍遼東寧庶人敗起為四川巡撫遷兵部左侍郎會  
禮部尚書席書纂輯大禮書成亦陞世寧俸級世寧  
辭以為國家常賦有限經費無窮正德年間冒功濫  
賞天下大壞皇上痛革此輩天下始安今未五年冒  
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義當執奏不意  
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聞太倉積粟不及富勢一家  
之產天下空廩貧軍乏糧往歲大同甘肅軍變皆由



於此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搏節以裕國儲贍軍餉惜  
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陞俸一級每月多支米一十  
三石可養窮遠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  
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筭者是也尋陞左都御史改兵  
部尚書世寧上疏曰六卿之職吏部為重戶部為難  
而兵部則兼重且難其用人峙糧又資二部今天下  
生民困苦盜賊繁興邊境空虛夷狄難禦在江北則  
米價極貴軍士饑疲戎寇雜進奸謀叵測內變方憂

議者乃欲出境千里圖復哈密此甘肅之危日甚孰  
敢為陛下言者在西南則松潘南路久絕東路僅通  
每歲糧運石費數金戍卒生還十唯三四今聞歲歉  
粒米難致此蜀川之危日甚孰敢為陛下言者其尤  
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民窮盜起撫剿乏人糗糧無  
備所係安危甚大此聖祖垂訓切以為憂輔臣楊一  
清奏欲臣等各舉濟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略者  
以需緩急迄無一薦者蓋此匪徒取其才力勝任而

又必其忠誠為國即有其人又恐羣臣與讒大臣信  
謗此所以再生顧忌莫敢明揚其他土夷之變邊境  
之虛驕卒之悍皆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托不  
理雖有一二任事者奏上該曹亦不與議決故今內  
外大小臣皆以持循保守為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  
力幹濟者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天下之人闔然無  
忠義之氣一朝有事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尚書  
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及曰劉

大夏曰彭澤忠誠為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嘗自誓以為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蔽欺君之事不能為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以誤陛下也再辭不允乃就職未幾引疾歸卒于家贈少保謚端敏

張珣後更張翺字羽翺仁和人生而穎異博涉經史精

推步占候宣德間潘中丞蕃將往南粵視師雅聞朝  
有兵略除室自迎之朝感知已強與行一日坐帳中  
見片雲隱隱起離震間謂潘曰事濟矣有頃烈風南  
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會潘欲疏薦朝朝曰所以共  
事行間者報知己也豈慕名爵來耶竟逃去易名晦  
跡以終其身嘗賦詩云有意欲嘗十日酒無心去傍  
五侯烟蓋其志也年八十有二無疾終子孫奕葉多  
以文學政事表見當世云

西湖遊覽志餘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九

明 田汝成 撰

賢達高風

丁蘭故居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名丁橋蘭事母至孝  
母死刻木為像事之如生有丁母塚在桐扣山之東  
蔡汝揆居艮山門外太平鄉華林里父霖為朝奉大夫  
通判瑞州庶母沈氏卒汝揆尚幼父霖用浮屠法火

之汝揆以父廕入仕每傷無松楸之地言輒涕泣乃刻木為母像具衣衾棺槨塋之更置贍墳田創庵命僧守之鄉人呼為木娘墓

孝女馮氏錢唐人唐穆宗時女少孤無兄弟母女相依及長養母不嫁母多病且危思肉食女割股以進後母死哀毀骨立既塋廬于墓下日夕悲號茹蔬刺血寫經捨宅為寺求薦拔母長慶三年事聞詔賜粟帛賜寺額曰報恩名其鄉曰孝女南鄉有孝女墓在寺



## 後古城頭

朱氏杭州人元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寇杭驅掠欲犯之朱與女皆自縊繼而妾馮氏與仲起弟婦蔡氏乳母湯氏亦皆自殺一門五烈古今罕有也納者杭城東輝和爾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官他郡達納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輝和爾氏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以刀礪頸上諸侍婢皆

散走達納獨以身蔽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物置堂上寇爭取之又欲犯達納身達納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達納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母性貞慧而知禮足跡未嘗出戶限其良曰世間用門功任管軍百戶戍居錢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行為樂子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為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為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書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為同邑周仲賓妻調贛之瑞金簿非辜就逮女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

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至正間世聞分守  
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  
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為盜所掠僅  
留孝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  
里塘舊僕家間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  
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禪寮供榜疏職時孫  
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

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為薦一見  
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  
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  
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為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  
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  
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將  
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  
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

而女蹕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  
李義之因與墓隣歛而祔于母塚之傍云

翁氏姊者錢唐人年四十不嫁至正間寇陷錢唐與弟  
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于河姊曰河之死者穢矣吾  
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楊廉夫  
弔之詩云翁氏當亂離投河誓翁媼生為同林鳥死  
作結縷草翁氏姊投袂起長河殺賊血污水我胡為  
河裏死莫邪古井古城陰下有斗水琉璃深井中投

妾身莫耶夜作蛟龍吟

曹處女者錢唐人名雪字玉霏年十三善琴十五工詞  
翰母歿力窮塋其母年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處女  
塚至正間錢唐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楊廉夫  
弔之詩云曹處女白雪霏母惜白雪抱玉真珠擎十  
三善瑤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叮  
嚀媒與妁必嫁公與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官  
家捉處女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

粧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牀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  
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鎚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  
皇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  
堂慈母莫之敘志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  
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  
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  
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  
三嫁婦





西湖遊覽志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

明 田汝成 撰

才情雅致

白樂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聲妓新詞艷曲布  
浹郡中其湖上春行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  
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谷誰家新鶯啄春泥亂花漸  
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

陰裏白沙堤春題湖上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峰圍  
統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粒珠碧毯  
綠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  
半勾留是此湖餘杭形勝詩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  
青山縣枕湖遠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  
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  
風流不稱白髭鬚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詩欲送殘春  
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瓶若下新求得一曲霓

裳初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舩舫點紅旌慢牽  
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裏行

元白之在當肯聲華略等樂天守杭州而微之除浙東  
觀察使比壤而居詩筒往來殆無虛日嘲獎雜陳亦  
一時盛事也微之以州宅誇樂天詩州城迴遠拂雲  
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幃一家終日在  
樓臺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  
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之詩賀上人回得

報書大誇州宅似僊居厭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  
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  
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誇州宅詩僊都  
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繞郭烟嵐新雨後滿  
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象虛  
為問西川羅剎岸濤頭衝突近何如樂天答之詩君  
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為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剎  
壓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

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又答微之詩  
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  
寺錢潮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煖拍水沙鷗濕  
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又以西湖  
誇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  
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携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  
草坐為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鴈齒輕  
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

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寂親皇天從所欲遠  
地得為隣雲樹分三驛烟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  
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  
駕大朱輪出動鎗刀隊歸生道路塵鴈驚弓易散鷗  
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奉擁身自然閒興少應  
負鏡湖春

樂天之既去杭州也不勝回戀之思其詩云除官去未  
閒半月恣幽討朝來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木少於



松平湖半連草躋攀有次第賞玩無昏早有時騎馬  
醉兀然冥天造窮通與死生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為  
美齒髮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留別郡齋  
詩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為醉眠多  
閉閤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  
解詠詩留別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  
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  
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

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  
上盃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留別西湖詩征途行  
色慘風烟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  
只許佳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  
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杭州迴舫詩自別  
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  
報西湖風月知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  
詩忽憶郡南山頂上昔時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聲

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風景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  
使君新江山賓客皆如舊唯是當筵換主人送姚杭  
州赴任因思舊遊詩與君細說杭州事為我留心莫  
等閒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  
虛空裏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  
盞賀江山其二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  
靜逢竺寺損偷橘閒看蘇家女採蓮故妓數人憑問  
訊新詩兩首倩流傳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

九年答客問杭州詩為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  
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唐瀉綠油大屋簷多  
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何  
因得再遊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  
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玄英溫飛卿諸詩頗得風  
物之勝杜荀鶴錢唐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求上第  
難居帝里為家貧江南江北閒為客潮去潮來老却

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  
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玄英旅次錢唐詩此處是  
鄉國堪為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引越山禽潮落海  
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  
句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為錢唐也溫飛卿錢唐詩  
錢唐岸上春如織森森寒湖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  
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  
鴈弦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

白樂天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自  
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  
徐凝自富春來未識樂天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  
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鷺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  
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  
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樂天到寺看花乃命凝同  
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樂天曰二  
君論文若廉白之闢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

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為元祐次  
之祐曰祐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  
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母潛云塔  
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為佳也凝曰美則美  
矣爭如老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凝遂擅場祐嘆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  
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

杭州元宵之盛自唐已然白樂天詩云歲熟人心樂朝

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唐大中十二年令狐綯薦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有詩曰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泥也李遠廉察有聞雅宜治郡後遠治郡有聲固宰相之知人而亦宣宗之言有以警之也

宋慶歷間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有惠政嘗作西湖絕句云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



明皇美可賜踈狂賀老無公詩不多見觀此其山水襟懷亦不淺也

陳文惠公述古守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交情老更濃為君彈瑟送金鍾  
苧羅香徑無人到姑射  
僊姿在處逢鸞鶴品流慙晚達烟霞門戶憶先容  
公餘莫放西湖景步步蒼苔岸岸松其二公望當年最得君畫圖城郭喜同羣  
門前碧浪家家海樓上青山寺寺雲松下玉琴邀鶴聽溪邊苔石共僧分情多景

好知難盡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繁盛自前宋時已  
然此詩錢唐景物已略盡矣又題林和靖水亭詩云  
城外逋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竿  
吠犬時迎客饑禽忽上闌踈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  
拂砌烟絲裊侵牕筍戟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  
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嘉祐二年梅公儀摯以龍圖閣直學士出守杭州仁宗  
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宜政化持

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肝仄憂循良勤撫俗來  
暮聽歡謳摯既履任名其堂曰有美歐陽永叔為之  
記蔡君謨為之書士夫題詠者甚多蘇子瞻倅杭嘗  
令從史盡錄其詩不著姓字默定高下以賈耘老為  
首其詩云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  
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  
像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略無踪蹟到波瀾  
梅公儀之守杭州也歐陽永叔贈之詩云萬室東南富

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江湖外談笑詩成  
尊俎間日煖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  
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

蘇子瞻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  
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作西湖之長秦少章詩  
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  
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萬里  
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唐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

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  
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  
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  
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  
而觀之故其詩云遊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  
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  
樂事也

子瞻兩任杭州似有宿緣而放浪湖山耽昵聲色樂天  
之後一人而已其與趙德麟餞飲湖上對月詩老守  
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閒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  
發茶乳溫風散粥餠酒闌紅杏閣日落大堤平清夜  
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連君幘未墜對此月猶橫同曹  
子方雪中遊湖詩詞源灩灩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  
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  
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

餐蠹簡和蔡準遊湖詩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  
芙蓉秋飛雪暗香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  
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  
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暮決獄朝推囚不  
有人喚何時休懷西湖寄晁美叔詩西湖天下景遊  
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強直早  
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  
尋送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

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燦雲烟清流與碧巘安  
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  
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  
間自寅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湖上三絕句詩  
朝晞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儘佳人不  
識一盃當屬水僊王湖光潏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  
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畢竟西湖  
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



花別樣紅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  
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從湖中望之  
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  
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  
暉水沈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  
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為伶玄妾魯公使事已  
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

上妓樂殷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  
和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  
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  
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  
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卧客書裙歌喉不共聽  
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  
鸛鵲軍憑君遍遶湖邊寺漲綠晴來已十分

子瞻之去郡也有懷錢唐寄陳述古詩從來直道不辜

身得向西湖雨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  
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雨晴時  
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其二草長江南鶯亂飛年  
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鶯入華堂恠未歸  
世上功名何日是尊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  
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其三浮玉山頭日日風湧金門  
外已春融一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剩看  
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識得相思字寄

與江邊北向鴻蓋宋時杭人四月八日放鵲為太守  
祈壽故有金籠放雪衣之句又西湖懷舊行香子調  
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故人不見舊  
曲重開向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尋常處題詩千首  
綉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  
邊柳隴頭雲

熙寧初議行新法子瞻力言不便及出判杭州遂以詩  
語賈禍其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笋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以其譏鹽法太  
急而民皆淡食也又云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  
轉手空贏得兒童好音語一年強半在城中譏青苗  
法行鄉村小民不得安堵畎畝也又云吳兒生長狎  
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  
變桑田譏主上好興水利猶以斥鹵變桑田終無成  
日也子瞻得罪固出無辜而露才取忌亦當自引  
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樂

天詩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子瞻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橈鼉鼓莫違民樂天詩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亦云刺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樂天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子瞻亦云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樂天取天竺竒石受代携歸詩云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檠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直抵千金無乃傷清白子瞻亦云在郡依前六百

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  
處栽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比歌詠  
如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云但遣  
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殆有夢寐羹牆之想  
矣

前輩任杭州而去者往往思之雖其山水清佳亦其民  
風淳懦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  
飲酒懶吟詩又云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無由得再遊

又云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又云江南  
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日更重遊子瞻則云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  
夢中遊又云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家  
欲買西湖隣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  
遊更欲洞霄為隱吏一庵閒地且相留二公之戀戀  
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王平甫以杭州誇王勝之詩遊覽須知此地佳紛紛人



物敵京華林巒臘雪千家水城郭春風二月花彩舫  
笙歌吹落日畫樓燈燭映殘霞如君援筆宜摹寫付  
與塵埃北客誇又西湖春日詩爭得才如杜牧之試  
來湖上輒題詩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  
濃吐雜芳薰巘嶠濕飛雙翠破漣漪人間幸有蓑兼  
笠且上漁舟作釣師王介甫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  
沔辟詩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  
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  
今赴辟書還遙知曼倩威行久赤壁應從到日間二  
公之詩峭響俊麗真兄弟也

梅聖俞西湖泛舟詩水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舩學吳  
兒刺吟希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滄  
江上風柔採白蘋同諸韓及孫曼叔遊西湖二律晚  
日城頭落輕鞍果下涼野蜂銜水沫舟子剝菱黃木  
老識秋氣徑幽聞草香幅巾聊自檢不作楚人狂又  
云爍電未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

暉蛺蝶作團起蜻蜓相對飛  
謔嘲不覺夕跨馬月中  
歸三詩皆不載宛陵集

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水泮綠生鱗料峭春風  
欲中人花片不經寒食雨柳絲還帶湧金春江山契  
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聲作愁思為君  
吹水引杯頻楊誠齋廷秀詩蘇公堤遠柳生烟和靖  
園深竹映關船入芰荷香處去人從雲水窟中還似  
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為蓬萊老仙伯

一盃痛飲吸湖山二公之詩皎然晚宋風格也

宋時帥叅王洧者詠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云孤山落  
月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金鴉  
飛上五雲東斷橋殘雪云望湖亭上半青山跨水修  
梁影亦寒待泮痕邊分草綠鷗驚碎玉啄闌干雷峰  
夕照云塔影初收日色昏隔墻人語近甘園南山遊  
遍分歸路半入錢唐半暗門麴院風荷云避暑人歸  
自冷泉埤頭雲錦晚風天愛渠香陣隨人遠行過高

橋方買船平湖秋月云萬頃寒光一夕鋪冰輪行處  
片雲無驚峰遙度西風冷桂子紛紛點玉壺柳浪聞  
鶯云如簧巧囀最高枝苑柳青歸萬縷絲玉輦不來  
春又老聲聲訴與落花知花港觀魚云斷汲惟餘舊  
姓傳倚闌投餌說當年沙鷗會見園興廢近日遊人  
又玉泉南屏晚鐘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  
山來晚烟深處蒲牢響僧自城中應供回三潭印月  
云塔邊分占宿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橫笛叫雲何

處起波心驚覺老龍眠兩峰挿雲云浮圖對立曉崔  
嵬積翠浮空霽霽迷試向鳳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  
烟低

孫何帥錢唐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  
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  
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

高牙乘醉聽歌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  
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矍然起投鞭渡江之想  
命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軟屏間貌已像策馬吳  
山之巔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疆  
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時有謝處厚  
者詠其事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  
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廬陵羅景綸云耆  
卿此詞乃金亮送死媒也未足深悵至於荷豔桂香

粧點湖山清麗使士大夫留連歌舞忘顧中原是則  
可恨耳因和處厚詩云投鞭枉是為清謳牛渚依然  
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吳楚客食  
諸侯嘉泰間來臨安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  
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  
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云斗酒彘肩醉渡  
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



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  
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  
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  
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  
晚且此徘徊棄疾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  
館燕彌月齋贈累累改之竟蕩于酒不問也常自以此  
辭語相臺岳珂掀然有得色珂曰詞語固佳恨無刀  
圭藥療君白日鬼症耳一座為之軒渠

辛棄疾遊湖醵江月詞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  
壁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  
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  
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僊客茅舍竹籬今在否松  
竹已非疇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  
休問斷腸桃葉消息劉改之遊湖賀新郎詞睡覺啼  
鶯曉醉西湖兩峰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  
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去

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仙路近蓬萊  
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遶人世紅塵西嶂日百  
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  
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慙鬢先老二公詞格相肖宜  
其賓主投歡也

辛幼安嘗作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  
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  
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

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  
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難訴君莫舞君不見玉  
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  
斷腸處此詞斜陽烟柳之句怨刺頗深比之天際輕  
雲者殊無蘊藉壽皇見之怫然不悅然亦不罪也

宋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  
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  
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豔粉飾聲名掃地

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檜生  
日伯可壽以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寒樓  
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  
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章孔孟勲庸周  
召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  
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  
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又嘗與檜對局格  
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疥癩伯可徐

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撤棋酣飲  
終日而罷

康伯可嘗與右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特為卓絕  
上時持玩以起羹墻之悲璫下直竊携至家而伯可  
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伯可給璫入取殽核輒書一  
絕于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  
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之大駭然無可  
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

霽但一慟而已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  
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  
相逢九里松林和靖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  
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  
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和靖隱士也而亦為華  
豔之詞失其體矣

吳郡王益者憲聖太后弟也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

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言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携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盤石上遊人望之儼如神僊遂為邏者奏聞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趣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笑曰昨者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疊石引泉象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冷泉亭中揭



一畫乃圖王野服濯足于盤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

吳郡王及平原郡王皆豪貴以奢侈相高爭華競靡有石崇王愷之風吳府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為飾故得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為部頭每遇節

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  
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  
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觔用錦燠籠藉笙于上復  
以四和香燠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韜以綠膈  
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  
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  
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張鉉功甫號約齋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

不交遊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  
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而羈之  
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  
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題其牡丹會云衆賓  
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  
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  
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輩皆衣白首飾衣  
領皆綉牡丹首戴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

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  
數十妓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  
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  
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  
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  
功甫於誅韓侂胄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彌  
遠事泄謫象臺而殂

張功甫為梅園於湖上作堂其間曰玉照堂其自叙云

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  
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株輟地十畝  
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  
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  
梅各一二十章前為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  
瑩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  
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  
頃者太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首顧予曰

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蓋予舊詩尾句  
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  
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  
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  
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頻首屏  
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  
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畧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  
胸中空洞幾為花呼叫稱寃不特三嘆而足也因審

其性情思所以為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  
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  
來者有所警省且世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  
之使以予之言傳布流誦亦將有媿色云花宜稱凡  
二十六條為澹陰為曉日為薄寒為細雨為輕烟為  
佳月為夕陽為微雪為晚霞為珍禽為孤鶴為清溪  
為小橋為竹邊為松下為明窓為疎籬為蒼厓為綠  
苔為銅瓶為紙帳為林間吹笛為膝上橫琴為石枰

下棋為掃雪煎茶為美人淡粧簪戴花憎嫉凡十四  
條為狂風為連雨為烈日為苦寒為醜婦為俗子為  
老鴉為惡詩為談時事為論差除為花徑喝道為對  
花張緋幙為賞花動鼓板為作詩用調羹驛使事花  
榮寵凡六條為烟塵不染為鈴索護持為除地鏡淨  
落瓣不溜為主人旦夕留盼為詩人閣筆評量為妙  
妓淡粧雅歌花屈辱凡十二條為主人不好事為主人  
慳鄙為種富家園內為與麗婢命名為蟠結作屏為



賞花命猥妓為庸僧牕下種為酒食店內挿瓶為樹  
下有狗屎為枝上晒衣裳為青紙屏粉畫為生猥巷  
穢溝邊

張功甫賞心樂事并序云余掃軌林間不知衰老節物  
千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相羊小園殆覺  
風景與人為一間引客携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  
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  
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為具

真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沉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為  
無負無褻昔賢有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  
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着於有  
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  
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  
黏繭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  
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刑識  
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為生客嘉泰  
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正月歲節家  
宴立春日春盤人日煎餅會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諸館賞燈叢奎閣山茶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安閒堂掃雪二月現樂堂瑞  
香社日社飯玉照堂西細梅南湖挑菜玉  
照堂東紅梅餐霞軒櫻桃花杏花莊杏花羣  
僊繪幅前樓打毬南湖泛舟綺互亭千葉茶花

馬塍看花 三月生朝家宴 曲水流觴 花院

月丹 花院桃柳 寒食郊遊 蒼寒堂西緋碧桃

滿霜亭北棣棠 碧宇觀笋 芳草亭觀草 鬪

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豔香館林檎

花院紫牡丹 宜雨亭北黃薔薇 現樂堂大花

花院賞煮酒 瀛巒勝處山茶 經寮鬪茶 羣

僊繪樓芍藥 四月初八日亦庵早齋 南湖放生

食糕糜 芳草亭鬪草 芙蓉池新荷 藍珠洞茶

蘼 蒲霜亭菊花 玉照堂青梅 豔香館長春花

安閑堂紫笑 羣僊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

桃 詩禪堂盤子山丹花 南湖雜花 鷗渚亭五

色鷺粟花 五月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爪 安

閑堂解粽 重午節泛蒲 煙波觀碧蘆 夏至日

鶯鶯 綺互亭大笑花 南湖萱花 水北書院采

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

榴花 豔香館密林檎 摘星軒枇杷 六月現樂

堂南白酒 樓下避暑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

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清夏堂新

荔枝 霞川食桃 七月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

五色鳳僊花 立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

荷花 南湖觀魚 應弦齋東葡萄 霞川水荳

珍林剥棗 八月湖山尋桂 現樂堂秋花 杜日

糕會 衆妙峰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

木犀 浙江觀潮 羣僊繪幅樓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  
亭采菊 蘇堤看芙蓉 珍林嘗時果 景泉軒金  
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菊新酒 十月現  
樂堂暖爐 滿霜亭蜜橘 煙波觀買市 賞小春  
花 杏花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摘星軒  
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味空亭臘梅 蒼寒堂南  
天竺 花院水僊 羣僊繪幅樓前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臘梅 天街閱市 南湖賞雪 安閑

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蘭花

瀛壖勝處觀雪

二十四夜餽果食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守歲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宋諸王孫也修雅博識善筆札  
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  
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  
石室之妙於山水為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  
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為不歉  
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



為偃息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  
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書畫船也嘗客行都會菖  
蒲節周公謹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携所藏買舟  
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  
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橋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  
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  
筆也隣舟數十皆驚駭絕嘆以為真謫僊人異時有  
蕭千岩者得舊藏楔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

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雪之弁山風作舟覆行李渰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楔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

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  
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  
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憐  
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矮  
紙斜行閒作草晴牕細乳戲分茶布衣莫動風塵嘆  
猶及清明可到家

韓無咎元吉雨中聞呂伯恭至湖上詩云莫嫌鞭馬踏  
春泥茶鼎詩囊偶共携山色雲深看更好湖光烟接

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官事得閒須洗眼蓬壺只在帝城西伯恭乃元吉之壻也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筭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焉外丰姿都雅角巾鶴氅飄飄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且盡復傾一篋迨暮凡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壁間云藥爐丹竈舊生涯

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  
花明日都下喧傳某肆有神僊至飲云

番陽張彥實其兄楚材為秘書監約彥實觀梅西湖彥  
實作詩云天上新驂寶輅回看花仍趁雪霽開折歸  
忍負金蕉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堞未須翻角調錦  
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  
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秦檜當國見其詩喜之  
遂擢左史

張郎中子野居錢唐以樂府馳名人謂之張三中謂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為張三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蘇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買妾子瞻贈之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趙師秀之旅寓杭州也有終焉之志其孤山寒食詩云

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  
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句自題閒處壁無錢難上貴  
時船最憐隱者高眠地日日春風是管絃又冷泉夜  
坐詩衆境碧沈沈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  
觀深清淨非人世處空見佛心却尋來處宿風起古  
松林趙紫芝戀戀西湖以終其生錢唐詩人大率如  
此當昇平時看人富貴以一身混其中亦不為大無  
聊也其卒也劉克莊輓之詩云奪到斯人處詞林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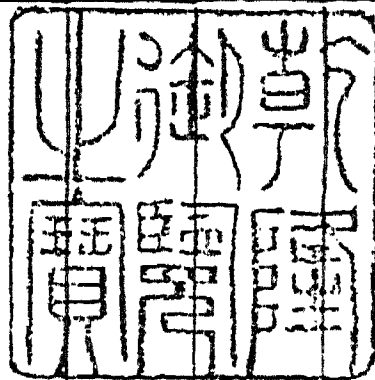
可悲世間空有集天下便無詩盡出香分妓惟留硯  
付兒傷心湖上塚誰莖復誰碑

劉後村潛夫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詩二首諸人凋落  
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紫髯長拂  
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旃其二菊磴  
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天公世事  
年年異詩人個個窮築臺并下榻今豈乏英雄三人  
老于花酒情懷頗同時有詩禁故作詞為多



孫花翁季蕃送女冠還俗詩脫却霞綃上醺衣女童髻  
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為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  
烟花鶯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簾低紅杏春風暖清  
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天祐送妓入道詩歌舞當年  
第一流洗粧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嶽夫人去肯為蘇  
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牕花老鏡鸞收却憐  
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相反而語皆工吉  
甫元時浙江儒學提舉也妓名李當當故教坊絕色

者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